

河南一大学生以多位同学名义网络借贷 欠下数十万元债务后跳楼自杀

大学生之死与失控的校园网贷

“爸，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发现好多努力真没有结果，我心痛。别给我收尸，太丢人……”

在发完这段短信后，21岁的郑兴强（化名）从青岛的一家宾馆楼上跳了下去，陪伴他最后时光的只有那部白色的手机，里面存留着两天前的电话录音，最终以郑兴强的愤然挂机而结束。对方是一名陌生的女人，一名催债者，来自于一家网络借贷平台。

其实，在郑兴强人生的最后一年里，迷上赌球的他始终活在借贷公司的“魔咒”里：轻松地借钱去赌球，无力偿还以后被威逼。最终，他化身一抔骨灰，留下了数十万元人民币的债务。“他死的时候连一件完整衣服都没有留下。”郑怀凯（化名），郑兴强的父亲，最终从民警那里取回了儿子身上留下的零钱：38.5元。



郑怀凯手机依然能够收到催款短信。

录下的催债电话

郑怀凯并不会使用儿子那台屏幕已经破碎的手机，但是当别人帮助他打开的时候，他发现了里面保留的唯一一个电话录音。

“我是他哥哥，怎么了。”录音里，郑兴强没有用自己真实的身份。

“他在‘横圆’（音——记者注）金融贷了一笔款项，用来买笔记本游戏电脑。”对方是一名女子。

“那个我知道，本金是8999元啊。”郑兴强说。

“原先多少钱我不知道，现在你

还欠2000多块钱……”女子接着告诉郑兴强，他现在需要处理的是2020.19元，这是两期的利息。

突然，郑兴强转移了话题，质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跟他父亲打电话说是15000呢？”女子顿了一下，随即也提高了声音：“是10559，可能是他听错了……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”郑兴强打断了对方。电话，戛然而止。

四天后，郑兴强从青岛的一家酒店跳了下去。短信记录了他给父

母的最后留言：“爸，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发现好多努力真没有结果，我心痛。别给我收尸，太丢人。爸妈，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们。”

郑怀凯没有听儿子的，他来到了青岛。等待他的除了儿子的尸体，还有当地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。不过，他也拿到了郑兴强的遗物，除了那部手机以外，还有一些零钱。

他数了数——38.5元。

赌球的诱惑与网上借贷

这38.5元，“买断”了这位21岁年轻人的发财梦。

郑兴强出生在河南南阳邓州裴营乡。据郑怀凯说郑兴强还有一个弟弟，一家四口总共5亩地，种的主要玉米和小麦。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，郑兴强从高中开始就利用假期外出打工，一直到上大学。

然而，一切从2015年1月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
郑兴强曾以“慕尼黑之手”这个昵称在网上发布自己迷上赌球的过

程。他称自己在2015年1月份在网上接触足彩，刚开始自己能够小赢一些，“觉得赚钱太容易了，慢慢加大投注……”

最多一次，郑兴强曾经赢了7000元，但并没有罢手，反而越陷越深，最后他在“代理”的“引导”下迷上了境外赌球。

他写道：“这一天，两个小时，我200块钱变成了2000……在那天之后的三四天他一直带我赚钱。我把赢的钱拿去消费、购物、大吃大喝，

什么都用好的。然而不会让我一直赢，有一天我特别黑，输光了之前赢的钱，我慌了，没钱就没法玩了……”

“……这时候我想到了贷款，心想这钱都能赢回来的，贷款也无可厚非。套现花呗，然后在网贷平台贷了一万多，说实话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搞这么多钱，虽然是贷款，心里居然一点恐慌都没有，钱那时候看来就是数字，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。”

家里接到“老师”的电话

郑兴强通过网上借贷平台贷款的时候，郑怀凯则不断地接到陌生人的电话。对方通常自称是学校“老师”或者“学生”，学校要搞一些实践活动，需要核实一下郑兴强家的身份。郑怀凯没有多想，告诉了对方自己身份。

但是，到了2015年的2月份，郑怀凯知道了这些电话的真实意图。

这个月他和妻子在家里“意外”地看到了归来的儿子，也知道孩子

赌球借贷的事情。“这些电话就是借贷公司打来的，他们其实只是核实孩子留的电话是不是我们的，根本不会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贷款啥的。”郑怀凯说。

这个46岁的中年人说听到儿子欠了那么多钱，“有十几万，她妈本来就有病，当时一下就晕过去了。”郑怀凯称家里管孩子的姨和两个舅舅共借了三四万元，加上家里的积蓄，偿还了这些钱。

被利用的信任

奖状，印证着郑兴强曾经的优秀，也正是这种优秀让他获得了同学的信任。“他是班长，平常各方面都很照顾我们，我们都挺相信他的。”一位同学说。然而，信任，沦为了郑兴强利用的工具。

“他说让我们帮忙给他刷个单。”一位同学说郑兴强对大家说自己给学生网贷公司打工，需要拉客户，于是管同学索要了身份证号和学生证号，“他说只是刷客户，不会真的借钱的。”

实际上，这些学生网上借贷平

台需要的不仅是学生身份证件、学生证，还有学信号。“他是班长，所以本来掌握着我们的学信号。”几位同学的说法如出一辙。

这种事情陆续发生在2015年的下半年，当时并没有同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由此被担负上贷款，直到他们同样也像郑兴强那样收到了催款短信。据同学介绍，那些贷款的利息很高，他们其中有人“贷”了8000元，但是两个月，连本带利就变成了12000元。

“大家都慌了，就都去问班长怎

么回事。”在同学的不断追问下，郑兴强在2016年的1月份开了一个“班会”，告诉了大家实情，并且给每个人都写下了“欠条”。

据同学介绍共有28名学生，这包括郑的同班同学和同宿舍但不同班的同学，被卷入到了这场“借贷”风波之中。而该校的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郑兴强所涉及的欠款金额初步统计为58万元。

“但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开‘班会’的时候已经办退学手续了，但是学校还没批。”同学说。

“每天都有人找我要钱”

“……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处境，负债30万，每天都有人找我要钱，家里亲戚对我失望透顶，不愿管我。很多次想过死，很多次想过走偏门，卖肾还债……”2016年1月23日，郑兴强在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。

如果仔细阅读郑兴强这连夜写下的“回忆录”，人们不难感受到他内心的悔恨，但是只有阅读了他发布的手机短信截图，人们才会了解他内心的恐惧。

其中一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“咻咻贷这钱你是不打算还了是吧。花着别人的钱就这么心安理得？诚信不要了是吧？你的通讯录我已经拿到了。明天上午就开始联系你周边人，如有打扰请谅解。”

而郑怀凯转述儿子同学的话说，曾经有催款人闯进了学

生宿舍，把郑兴强带走后，暴打了一顿。

“20岁的放纵毁了前20年的一切，已经退学，无家可归，我妈再也不想看见我，我舅对我说愿滚哪儿就滚哪儿去吧，我爸说自生自灭吧。”郑兴强在1月24日的网帖中这样写道。

对于儿子的话，郑怀凯曾对媒体说家里人并没有真的不管他，只是为了让他戒除赌博，控制了他的生活费，从逐步减少到不再给钱。

“我也没跑路，手机号没换，自己的犯的错，总要去面对，就算债主要我的命……帖子到此为止吧，不更新了，昨晚工作了12个小时，然后早上就要赶去龙湖干活，工资不高，赚钱不易。”郑兴强最后写道，“赌徒都不值得同情，这条路只有靠自己。”

多次出现的自杀念头

“他终于离开这个世界了。”这是几名同学在听到郑死亡的消息以后，发出来的感慨，同时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可言状的神情。

“你们为什么用‘终于’，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不是。”这几位同学连忙解释着，“其实，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我们现在的感受，惋惜、悲伤、感慨……最后只能说是‘复杂’，因为他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。”

郑兴强的第一次自杀是在2015的1月份。当时他一个人跑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处湖岸边，“后来他们宿舍的男生找到了他，把他劝了回来。”一位同学说，“他显得特别伤心和后悔，觉得对不起我们。我们心

里也很难受，毕竟他曾经对我们都挺好的。”

后来，郑兴强又有过几次自杀，例如在高速路上等着汽车撞。

“好像他每次自杀，都会跟我们说，我们就劝他，跟他说你要是真没钱还，我们也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大不了，先让家里人给还上。”

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当今年正月十五刚刚过去，远在新乡，郑兴强又一次自杀了，这次，他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。

“那是发生在正月十六。”郑怀凯说孩子在新乡的一家旅社里试图吃安眠药自尽，结果被旅社的女老板发现，给送到了新乡铁路医院。而新乡警方通知了学校，随后学校通知了家里。

■余波

他的同学 他的“欠债”

窗口外，太阳在海面上映出一道金光，但四周却是一片的黑暗——这是郑兴强用手机拍下的青岛海景。

从郑州，再到济南，继而烟台，最终是青岛，几番的辗转，郑兴强终于拍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。没人准确地知道郑兴强去青岛的目的，更没人知道他为何又萌生了自杀的念头。

郑兴强曾给自己的同学发去了QQ语音，“兄弟们，我就要跳了，在这最后的时候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听说跳下去会很疼，但是我真的太累了。”他还说，“过些日子大家联合起来，告我诈骗，这样你们的钱就不用还了……”同学给他打电话，对方也无人接听。

而郑怀凯说郑兴强自杀前跟他舅舅通话了三分钟，随后便挂掉手机，而家里人随后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人接，直到家里人收到青岛警方打来的电话。

死亡，对于郑兴强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，但是家里的人却无法摆脱催款的短信。3月16日，郑怀凯的手机里又出现了一条催款短信。

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发短信者。这位催债者称，郑兴强在深

圳普惠快信借贷逾期未还的案件他也介入过，“3月16日是有发过一次信息，而且是唯一一次。是在他自杀之后，之前我们也从未联系过他，我也是在事发后才通过他的家人朋友知道了他自杀的消息。”

没有解脱的还有郑兴强的同学们。

接二连三的采访，学校里同学的疑问，还有网上迅速发酵的议论，压得他们无法喘气。在学校外的一处昏暗的角落，他们一边提防着保安，一边与我聊起了现在的感受。

“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同学说他们现在不仅为那些莫名的债务所痛苦，同时他们更会担心在别人眼里，郑兴强是他们逼死的。“我们从没有想过要逼他。”同学们说其实他们当初只是想帮助这个班长，而现在他们依然带有这样的想法，毕竟他们曾经是同学。他们不希望自己曾经喜爱的朋友会落得这样的悲剧。

在咨询了律师后，他们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些债务，可是他们是否能胜诉，是否有能力承担各种费用，却又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。

（据北京青年报）